

注音

蘇明允文

揭要

蘇家父子之文，似得力於縱橫之學，而老蘇尤甚。然其與田況書云：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又以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許；有二子之才而不迂不詐者，其惟賈生乎！蓋其自命已不在賈生下，而不甘自囿於縱橫之學也明矣。

小傳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不~~。蘇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謁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出土大夫爭傳。

目次

議修禮書狀……………一

上歐陽內翰書……………三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八

上張侍郎第二書……………一〇

上韓樞密書……………一一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一六

禮論……………二〇

易論……………二二

樂論……………二五

詩論……………二七

書論……………三〇

春秋論……………三二

權書敘……………三七

心術……………三七

子貢……………四〇

六國……………四三

高帝……………四四

明論……………四七

諫論上	五〇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七五
諫論下	五四	蘇氏族譜引	七七
魯妃論	五六	蘇氏族譜亭記	七九
管仲論	五九	彭州圓覺禪院記	八一
辨姦論	六二	張益州畫像記	八三
衡論敘	六四	木假山記	八六
養才	六五	仲兄字文甫說	八七
任相	六八	名二子說	八九
御將	七二		

注音

蘇明允文

儲同人先生選本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

切恥力

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

之事；

欲盡芟

衫音

去，無使存錄。

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

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

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

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

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

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

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

郎音悟當性

齟

在呂切

齟

語音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

而已矣。

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音角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有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

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

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奉敕編禮書】敕帝之下書也。宋史文苑傳：時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洵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不經】不常也。

【牴觸也】

【牴觸也】

【牴觸也】

【牴觸也】謂意見不相合也。太玄經：其志齟齬。

【桓公薨】春秋

桓公十八年，公薨於齊。注：不言狀，諱之也。

【子般卒】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注：不書殺，諱之也。

【成宋亂】春秋：桓公二

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注：成，平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直書之。

【及齊狩】春秋：莊

公四年，公及齊人狩於禚。注：公越境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躋僖公】春秋：文公二年，有事於太廟，躋僖公。注：僖公繼閔而立，廟

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作邱甲】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注：譏重斂也。

【用田賦】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注：直書之，以示改法重賦。

【丹桓宮楹二句】春秋：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又明年，刻桓宮楹。左傳曰：皆非禮也。

【滅紀】

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齊滅者，以襄公能復讐，故爲賢者諱也。見公羊傳。

【滅項】春秋：僖公十七年，夏滅項，不書齊滅

者，以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春秋爲賢者諱也。見公羊傳。

【班固】漢班固撰前漢書，帝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列傳七十

九卷。

【提舉】宋史職官志：編修勅令所，提舉宰相兼。

【參政】又：參知政事，掌副宰相。

【侍郎】又：兩省六曹皆有侍郎。

上歐陽內翰書

歐陽內翰，歐陽修也。宋時翰林稱內翰。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閒，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

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閒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

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刪音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顧音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譏音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元音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

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閒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牛刀切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

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不偶然也而察之。

【天子】指宋仁宗。

【范公】名仲淹，字希文，慶曆三年爲參知政事。

【富公】名弼，字彥國，同時爲樞密副使。

【樞密副使】

宋制：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執事】指歐陽修也。蓋書中不敢直指其人，故稱爲執事。

【余公】名靖，

字安道，任右正言。

【蔡公】名襄，字君謨，與歐陽修同知諫院。

【尹公】名洙，字師魯，自元昊反，常在兵閒。慶曆初，以右司諫知涇

州，兼領涇原路經略事。

【范公西】謂仲淹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也。

【富公北】謂弼爲河北宣撫使也。

【分散四出】

謂修知滁州，襄知泉州，靖知吉州也。

【奔走於小官】謂洙徙慶州，晉州，又監均州酒稅也。

【成功於南方】謂靖平儂智高

之亂也。【相繼登於朝】謂襄與修皆爲翰林學士也。【入爲宰相】仁宗至和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范公尹公亡

焉】仲淹於皇祐四年卒。洙感疾，至南陽訪醫卒。【潏然】涕流貌。【遠者又在萬里外】謂靖方安撫廣西，而襄尙未回朝

也。【韓子】名愈，字退之。【李翱】字習之。【陸贄】字敬輿，以上皆唐人。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皇，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閒變出不意，遂

擾亂如此，快

央去聲

悵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

居僂切

不遇，年近

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

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

邪？

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

千里思欲跂

同企

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

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

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

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

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倉皇】恩遽貌。杜甫詩：倉皇已就長途往。

【尊履】凡稱人之敬詞，皆曰尊履。行也，猶言近所行事也。

【軾轍】軾，字子瞻，轍字

子由，皆洵子。

【丁憂】謂遭親喪也。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先生登第後之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

志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

【閣下】本作閣下。因語錄：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

下之稱。按：自漢迄明清，凡祕閣、龍圖閣、天香閣、文淵閣等，皆稱閣不稱閣，故書札亦稱閣下。

【傾蓋晤語】蓋，車蓋。並車對語，兩蓋

相切而下傾也。家語：孔子之鄉，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

【平生】漢書張耳傳：勞苦如平生。

【切磨】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不朽】古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見左傳。

【尼】止也。

【杜門】杜，塞也。史記：公子虔杜門不出。

【范公碑文三

句】范公，見前。歐陽修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

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云云。老泉所舉，殆即指此。

【蜀】老泉，眉州眉山人。即今

四川眉山縣。

【秦山】亦稱秦嶺，即終南山系，縣延今陝甘兩省。

【京師】宋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

【沙行】猶云風沙中

行也。尸子：行沙以軌。

上張侍郎第二書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歷知滁州、滑州、徙益州。嘉祐初，復以三司

使召回京。老泉上書當在是時。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昃，衛音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

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

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音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廉潔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省主】三司使曰計省，故稱省主。

【便殿】皇帝休息閒宴之殿。按宋制，以延安殿爲便殿。

【日中必燹】燹，暴乾火也。漢書

賈誼傳：黃帝曰，日中必燹。

【操刀】左傳：操刀而思割焉。

【虛席】李商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

【鄭州】宋屬京西路，卽今河

南鄭縣。

【面烈】栗烈，寒氣也。見詩豳風。一說烈與裂通，謂面上凍欲裂也。

【逆旅】客舍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

【緼

漢書蒯通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注：緼，亂麻。

【道周】詩：生于道周。注：周，曲也。

【宋端明】名祁，字子京。景祐中，加端明殿學士。

【廉潔而有文二句】本張安道稱老泉語。子長，漢司馬遷字。

上韓樞密書

韓名琦，字稚圭，相州人。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

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音乘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音豬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

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徒典切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良音大叫，以發其怒；蝮切芳六蠍音歇終日而不螫，音釋則噬齧音臬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

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關音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

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昌與切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

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

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憂音耰，畚音本築，列

於兩河之壩，切而宜。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喟切古懸喟

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

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

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

力以捍切侯幹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

以累天子也。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

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

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

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